

第六回 有心人巧竊花枝

詩曰：

自從銷瘦減容光，半是思郎半恨郎。

欲識舊時雲髻樣，開奴床上鏤金箱。

卻說友梅命不該絕，恰值侍女芳英起來小便，此時殘燈尚明，於燈影之下，忽見友梅似打秋千的，高掛在梁，嚇得魂不附體，登時狂喊。那趙月兒在夢中驚覺，也不及披衣，赤身來救，即忙解巾放下，四肢雖冷，胸額猶溫。乃與芳英大聲呼喚，徐以姜湯灌進。直至二更，方纔甦醒，開眼一看，即轉身向裏。月兒愈恚道：「汝以死嚇我，我偏不怕。」連叫取那皮鞭來，友梅微嘆道：「死尚不惜，又何懼乎皮鞭？」月兒雖說，見其肌肉皆傷，亦不敢下手。既而友梅長號一聲，仍復暈去。急得月兒又連聲呼叫，移時而醒，乃泣道：「兒自幼雖蒙恩育，數年以來，所獲金帛，亦足以償母矣。薄命之軀，惟求速死，卻又頻頻喚轉，何必相苦如此耶？」月兒亦無可奈何，只得回嗔作喜，溫言勸慰。

到了清晨，轉覺身熱如火，昏昏沉沉，口中呻吟不絕，進以茶湯，即時嘔出，月兒自悔發怒之暴，心下著忙，於是延醫看視，親奉湯藥。將及半月，病雖稍可，奈容顏日漸羸瘦，月兒恐有不起，乃與之道：「昨有人自姑蘇來，言錢郎已脫桎梏，汝宜放寬心胸，以圖相會，今後惟汝是依，吾不強汝。」友梅聞說，信以為然，不覺心境頓舒，飲食稍進，又將半月，方得平愈如初。

且說錢塘門外，有一開鹽肆的姓程，名必孚，表字信之，原係徽州府休寧縣人氏，自祖上移居虎林，已五世矣，年方二十，家累千金，娶妻林氏，姿色平平，而妒悍異常。必孚年少，頗狎昵於花街柳巷。一日偶經岳廟，聞人說道：「張家園內住的趙友梅，維揚名妓也。」必孚聞之，心動神飛，即時過訪。時友梅病體已痊，豐艷如舊，聞有客來，即掩房深匿。月兒出來接見，留坐待茶，必孚殷勤露其來意，月兒嘆道：「只怕程君無緣。」必孚愕然道：「小可但慕芳姿，不惜財帛，孰意老娘這般見棄，卻是為何？」月兒乃以誓嫁錢生一事，細細訴說。必孚聽了，悵然自失者久之，乃道：「既如此，某亦不敢相強，惟獲一面，鄙願足矣。」月兒進內，曲勸至三，友梅閉了房門，終不肯出。必孚因以厚贈啖月兒，月兒凝思良久道：「翌日午前，妾與之博奕於廳下，君聽棋聲，即悄然闖進，我便擁持於後，不容趨避，則足以飽君之目矣。」必孚大喜，復諄諄然相約而別。

至次日飯後，友梅不知其故，果與月兒對局於前廡，俄而程生自外趨入，友梅急欲避時，已被月兒雙手推住，自面至足，被程生看個仔細。因以挾持而見，雙臉斷紅，泫然欲淚，其怨恨之容，轉覺可憐。此時程生，神情飄漾，頃刻難持，正欲向前作揖，友梅已用力掙脫，翩然而逝矣。必孚莫能再睹，惘惘而歸，懷念之殷，幾忘寢食。有汪生者，諱見昌，亦徽州郡籍，入泮於錢塘，必孚之表叔也。偶於途中相遇，汪生深詳其銷瘦，程以實告，且言姿色之美，目所未睹者。汪生乃歷舉在杭名妓以擬之，皆曰非其倫。時有薛素素者，名重東吳，汪生又舉以為■，必孚搖首道：「亦不如也。」汪生駭然道：「天下信有如此絕色，雖西子王嬙，不足數矣。然彼既有屬意之人，吾侄作單相思，亦復何益？」必孚道：「侄有別墅，在涌金門外，意欲圖為側室，不知以後如何？」汪生道：「婦人水性，既歸吾侄，諒無終拒之理。只恐趙鴛鴦價太高，吾當效張儀，為子作說客，可乎？」必孚道：「倘獲事成，侄以三十金為壽。」汪生遂欣然別去。

逾數日，即詣張園，向月兒備述其意，月兒正萌脫卸之念，惟恐不成，止索銀二百兩。汪生歸告必孚，必孚欣然領諾，於是擇吉成交。至期，月兒謬謂友梅道：「我與你自到臨安忽已數月矣，坐吃山空，終非久計，意欲返轉姑蘇，只不知錢郎果然脫獄否，又不知汝之姻事若何？吾聞關聖籤，靈應如響，且去此不遠，曷往祈諸？」友梅不知是計，果即梳妝登轎，轎夫先已受囑，遂由小路，直往涌金門別墅。必孚預備酒饌蔬果，焚香燃燭以俟，更覓一能言孫嫗，以便臨時勸慰。俄而肩輿已至，友梅出轎進門，抬頭一看，並非廟宇，只見燭火煌煌，大驚道：「爾輩何人，輒敢哄我至此？」程生自內趨出，深深揖道：「多承尊堂厚情，已將娘子嫁於程某。豈娘子有所未知耶？」友梅大怒道：「妾自有夫，君豈無婦？若依舊送歸則罷，否則吾以頸血濺爾之衣矣！」孫嫗笑勸而之道：「趙鴛不仁，豈能遂娘所欲？」今程大爺真實君子也，允與不允，悉憑主裁，倘有商議，不妨緩為之計，何必以彼為歸，而視此如仇哉？」友梅沉吟了半晌，乃道：「既要留我在此，必須臥不同床，坐不同席，他日一遇錢郎，即便相從而去。計爾所費，加倍奉償，並不許異言推阻。」必孚聽其言辭剛勁，不能指語，惟鞠躬惟惟而已。夫妓以色事人者也，且又程生年甫妙齡，家非窮乏，乃立志不移，貞行皎皎，雖傳說所稱揚娼李娃者，何以加焉？友梅自歸程之別業，因防衛甚謹，兼以利刀佩於腰間，遂使必孚不能相犯。然以錢生急難相會，愁心日益，珠淚時零，往往調玉軫以寄悲，託貞松而詠志。所作詩詞，不能備載，姑錄其《碧芙蓉》詞一闕。詞曰：晚雨浥梧桐，催起恹恹，一聲啼鳥。別鶴雖彈，此曲誰能曉。西湖水與淚爭流，兩峰雲比愁還少。花枝有主，寄語東風不必空相繞。西樓閑倚遍，難禁入夜清悄。咫尺姑蘇，夢也如何。杏甯能夠幾夜歡娛，拾得來千回煩惱。重門深閉，憑誰寄信，相思宿債應難了。

忽一日，與婢女輕紅，倚門閑立。只見一個相面先生，生得形容秀異，修髯如雪，頭戴方巾，身穿一領醬色布袍，手腕掛一面小紙牌，牌上寫道：「五錢一相。」從門首向東而去。友梅暗想：「此人一表非凡，且相價甚高，必非尋常相士。」急令輕紅，向前相請。那先生即隨著輕紅，走進草堂。友梅深深的道了萬福道：「賤妾鼠目獐頭，敢辱先生神鑒。」先生道：「老夫相人別有奇術，不比那走方的相士，走把達摩相訣與那麻衣相法中幾句說話胡亂哄人，只是一味直講，娘子休要見怪。」友梅道：「但求直言為妙。」那先生即令友梅立正了，自上至下凝神細看，又把雙指輪了一回，乃道：「娘子十歲以前，安穩無事，不消細說。單講十歲這一年，就該令尊令堂一齊見背，從此蕭牆生難，離棄祖基，陷身羅網。今年貴庚十幾歲了？」友梅道：「妾是辛亥生的，今年一十六歲。」先生又將十指輪了一回，踴躍而起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目下就有異人提拔，雖不能做個正室，也是一位三品夫人。」友梅道：「賤妾運蹇，悉如先生所論，一句不差。若云命有貴夫，現今身居坑坎，死亡只在旦夕，先生休要見謔。」先生道：「老夫據相直談，安肯戲言失實？」友梅道：「妾是維揚人，細聽先生口氣，亦像揚州，敢問尊姓大名？」先生道：「老夫果是鳳陽人氏，浪游江湖，棄姓埋名已久，賤號只叫做梅山老人。」友梅忽然想起，錢郎曾說，有個梅山神相，莫非即是此翁？便問道：「春間在蘇州玄妙觀中，有一位梅山長者，可是先生否？」梅山道：「即是老夫，娘子何以曉得？」友梅道：「不瞞先生，妾曾瀟身青樓，與姑蘇錢中丞之子錢蘭有伉儷之約，彼時錢郎曾經相遇，故賤妾得知寶號，不意今日天幸相逢，並乞先生一言指示，妾與錢郎身有重誓，不可不守。」梅山

道：「只憑一點貞心，自然鬼神呵護，命合有期，不須疑問。」言罷即欲起身，友梅慌忙挽住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妾身雖脫勾欄，仍罹機檻，每為狂且所逼，度日如年。自非先生闡破迷途，一言垂救，莫道斷釵重接，能詣琴瑟之和，只怕環珮空歸，難結鴛鴦之緣。」梅山道：「老夫四海為家，一身流寓，有何異能，脫子於厄？」友梅涕淚滂沱，牽衣不放，梅山亦覺淒然，乃安慰道：「子不須掉淚，我有一故人，幸亦雲蹤暫寄於此，他是英雄劍俠，專肯濟困扶危，與錢秀才也有一面之契，我去為子懇求，諒他必能赤手相扶，只在八月十五，二更時分，子其端坐以俟。」友梅便斂在再拜，拔下金釵為謝。梅山堅辭不受，揮手而去。友梅深幸得遇梅山，然以二更之約，猶疑信相半。忽見一人推簾進來，視之，乃孫嫗也。友梅笑迎道：「孫老娘此來，莫非又作說客耶？」孫嫗道：「非也，恐娘廓處無聊，特來閑語耳。」於是坐談良久，嫗即從容諷道：「老身豈敢為程郎游說，特以娘終身之事籌之，莫若順從為便。假使程郎蕭然四壁，家無擔石之儲，則不敢勸。即使家有金穴，而春秋已富，或貌甚不揚，則亦不敢勸。即使富家矣，年少而容美矣，然娘是明媒正娶，不幸而做了斷釵破鏡，乃守節不移，此是綱常倫禮之正，則又不敢勸。今聞錢公子不過是一言之私訂，反不若程郎有二百金之聘儀，即思錢之情重，然以程郎待娘何如？至其家月餘，未嘗聞用強凌逼，每每市綾羅，購珠玉，委曲以奉娘歡，其情眷眷，又何深也。若娘堅執不從，萬一程郎怨恨，將娘另嫁一個蠢劣兇惡之徒，那時節又怎能保全貞操？此是老身藥石之言，惟娘三思，勿貽後悔。」友梅謝道：「仰辱厚情，妾當銘骨不朽，若要土梗盟言，改弦易操，雖使儀衍復生，吾志斷不能回矣。」孫嫗乃不悅而退。

無何已屆中秋，程生暗地著人將菱藕芡實，兼灸鵝火肉、鮮魚月餅之類，陸續送來。將晚又著人送至湖白酒四甌。友梅以葷醜酒，一半賞與著房夫婦，一半饋於孫嫗，自己只吃藕菱芡，烹茶而啜。是夜萬里長空，毫無片雲遮絮，俄焉推起一輪皎月，清光如畫。其杭城賞月之盛，真是家家弦管，戶戶笙歌。只有友梅凝妝靜坐，作《風吹柳》一章，寓意以謝程生。詩曰：

灼灼園中花，詎無桃李姿。
好風是何意，偏吹楊柳枝。
相扶固云陋，貞信恆自持。
莫怨柳情薄，只因風吹遲。
願為華陰雀，銜環報恩私。

友梅將素帕一方，題詩方訖，忽聞譙樓已打二更，四壁悄然，只有風聲唧唧。友梅嘆道：「梅山之言謬矣。」俄而窗外一聲桐響，仰首視之，則見一人立於庭下，頭戴氈笠，身穿箭衣，年可四十，形軀秀偉，進前謂友梅道：「俺承梅山之託，特來相救，玉漏已半，幸勿遷延。」友梅且驚且喜，忽搖手令其勿言，低聲應道：「有守房夫婦，寢於外廂，倘被知覺，反為不美。」那人便不開口，背了友梅，逾垣而出。其步履如飛，瞬息之間，到了一個宅宇。

原來那人即在昭慶寺東、賣雨傘的張仰坡隔壁，賃一所廳房作寓。友梅方進儀門，遙見堂上，列炬輝煌，丫環五六，簇擁著兩個美姬，出來迎接。友梅見有內室方纔放心，那人進去，換了方巾出來，重與友梅施禮。友梅再拜而謝道：「小妾不幸，陷身匪類，仰承君子，仗義相扶，使妾得與錢郎重遇，現出二天。願聞高姓大名，以便鏤之心骨。」那人答道：「俺有姓無名，人但呼為申屠丈，曩與錢郎在虎丘梅花樓上，曾會識荊。昨晤梅山兄，備悉趙娘貞操卓然，俠俺不勝欽敬。至於移花接柳，匡難除兇，乃區區恆事耳，何足沾齒？」言畢，即令擺列筵席，款待友梅。申屠丈自到後房飲酒，只留二姬陪酌。既而斗轉參橫，將次雞鳴而息。

次日，梅山老人亦來探望，友梅慌忙出謝。申屠丈因從容問道：「趙娘貞行，雖已略知一二，其與錢郎聚散始末，尚乞賜聞。」友梅便把前後事情，詳細說了一遍。申屠丈聽罷，拍案大怒道：「裴玄那廝，危於朝露，也不必說了。至於趙鵠不仁，若不殺之，難消此恨。」友梅道：「趙母恩養數年，亦不足怪，惟恨惡叔宋鈞，將奴哄賣為娼，以致受諸荼毒，真堪痛入骨髓。」申屠丈便問：「宋鈞今在何處？」友梅道：「住在廣陵新城，因做人兇狠，人都稱為宋黑虎。」申屠丈即喚：「真真兒何在？」喚聲未絕，忽見一人，立在階下，身長七尺，腰闊數圍，鳳目彪形，黃鬚黑臉，向前應聲答道：「主公有何鈞諭？」申屠丈道：「今有廣陵宋鈞，為人殘暴殄義，與爾七首，為我速取頭來。」真真兒應了一聲，霎時不見。申屠丈悄謂梅山道：「中原賊星甚熾，將來國祚傾危，道兄夜瞻乾象，亦卜其數之遠近否？」梅山道：「只在二十年內，天下便當鼎沸，所恨老夫年邁，不及見君輩匡時之略矣。」

二人閑話，未及兩個時辰，真真兒已回，手提一顆人頭，鮮血淋漓，擲於階上。申屠丈令友梅向前識認，友梅舉目一觀，嚇得魂驚心悸，移時不能開口，只把頭點。申屠丈向葫蘆內，取藥一丸，傳在頭上，頃刻化為清水。因謂友梅道：「我這真真兒，一日一夜能行萬里，俺令他把天下無義漢子，共誅了四十九人，連今日宋鈞，湊成五十。」友梅聞說，心益竦然，即斂衽致謝道：「妾承二位洪恩，既拯於陷溺，復雪其大仇，但妾在此攪擾不安，倘即送往姑蘇，早晚得與錢郎相會，尤為恩便，沒齒難忘。」申屠丈笑道：「趙娘不須性急，那錢郎雖脫囹圄，已被夫人遣往白下，只在冬初更有一場大難。俺今訪友燕京，即於便路解救。子留敝寓，自有二妾奉陪。兼以梅山在邇，雖使程生追究，足保無虞。」友梅遂不敢再言，申屠丈忙令左右置酒話別。既而半酣，二姬共聯一絕，以當驪歌。詩曰：

陰雨丹楓晚送君，休將別淚染榴裙。
一聲清肅卻何處，鶴背俄驚萬里雲。
二姬吟畢，申屠丈斟滿巨杯，送與梅山，自亦立飲二爵，遂與友梅相別。梅山亦便起身送出。要知友梅與生，何時方會。申屠丈此去，如何救難，且待下回，便知分曉。